

门口溪记

□李集彬



(CFP图)

这一条溪叫门口溪,围绕着村庄前面缓缓流过。

你一打开门,就能见到这条溪。是的,它就叫门口溪,很随便的名字,就像是信口开河的,就那么一代一代叫下来了。村庄里的东西就这么随意,但是却牢牢地嵌在你的脑海里。

应该说,我们这个村庄里所有孩子,关于溪流,关于水草,关于鱼、虾、蟹、泥鳅等等,关于水里生活的一切生物,一切知识、印象和经验,都来自

这条溪流。它在我们心灵成长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。

记得那时候,溪边的石头底下常常卧着田螺。天气很热的晚上,它们在水里憋了一天,终于忍不住了,想上来透透气,便爬上岸来,吸附在石头上。早晨,太阳还没有出来,你披着露水,提一个小竹篮,一路沿着溪边捡过去,有时竟可以捡满满一篮子。躲在草丛里的青蛙,你从溪边过去,它一受惊,扑通一声跳进水里。要抓它可不容易,那需要有极敏捷的身手。还有螃蟹,夏天的晚上,喜欢藏在水底、草丛里、卵石旁边,用手电筒一照,静止不动,手

往后面摸去,便可以捉到。它张牙舞爪地要咬你,你早防备着,咬不到你,便乖乖当了俘虏。

到门口溪里去,最大的乐趣就是捕鱼了。也不用什么专门的工具,带一畚箕,一个小水桶就可以。桶里装上清水,放在岸上,预备着装鱼虾。把袖子和裤腿卷得高高,提上畚箕,下到溪里。不要往水中间去,那里是捞不到鱼儿的。鱼儿聪明得很:你看见一群鱼儿悠然自得在水里游来游去,认准了,一畚箕往里水铲去,它们一下子哄而散,早逃得干干净净。你见一条鱼站在水中,静止不动,悄悄向它靠近。这一次,你吸取上一次的教训,把畚箕口倒过来往回一捞,以为它准在畚箕里,睁眼一看,什么都没有:它早从你的两腿中间钻过去了。这些鱼儿,在这一片水域里生活得久了,把躲藏技术训练得极好,早已看清了退路,准备好藏身之

处。要捕鱼,须得往草丛中去,那是它们的藏身之地,大一点的鱼儿,就潜伏在里面。你把畚箕口往草丛里缓缓铲去,一只手不停地拍打水面,把鱼赶进畚箕里去,抬起畚箕口,往往就有鱼虾在里面蹦跳——在水草中间,跑就那么容易了。即便它们听到动静,感觉到不妙,想跑也来不及了,左冲右突,一头扎进水草里,被水草缠住,再挣不脱,在畚箕里盲目蹦跳。

当然也可以摸河蚌,那也是很有趣的事:一双脚往水底四处踩去,踩到一个圆圆的滑溜溜的东西,吸一口气,潜进水里,摸上来一看,是个很大的河蚌。

在水里浸泡久了,玩累了,上了岸来,那里有一块草地。傍晚时候,夕阳还没有落下去,躺在那里,心情完全放松下来,叨一口草在嘴里嚼,甜丝丝的滋味,闭上眼睛,别说有多惬意。



乡情



成年不重来,一日难再晨。
及时当勉励,岁月不待人。

四季

木槿花下

□宋建芳

“绿影竞扶疏,红姿相照灼。不学桃李花,乱向春风落。”这两天,无端端地想起了木槿,童年记忆里的植物。

《诗经》里有“有女同车,颜如舜华”。这里的舜华,说的也是木槿花了。

童年时,乡下的石桥旁立着一树木槿,每当花季,它便绽开一朵朵淡紫的花朵,如同梦中的仙子一般,轻盈地摇曳着身姿。我最喜欢和小伙伴们在桥头,信手采摘,一大朵一大朵的淡紫色,再从高高的石桥把花洒落,而花悄然旋转翩然于水面。桥下的鱼儿蜂拥而至,抢食花朵,激起阵阵涟漪。采摘需得在清晨,木槿带着露水儿怒放,过了晌午,花就闭合了,傍晚就凋落了。

儿时的记忆仅限于此,很美妙,以我喜欢的方

式呈现。

最近一次看到粉色木槿是带女儿去湖边看大鸟,休息时在一条小巷里看到了。一个瓷制的大花盆中,一树木槿开得纷纷扰扰,还是那样娇艳妖娆。是复瓣的,相较于小桥头的单瓣更是一份雍容。又想到前两年偶然在网上看到了小木槿,真的有点惊为天人的感觉。那么清雅的小花,点缀在密密的枝条间,细碎又温柔的感觉,一下就喜欢上了。

于是折腾了几年,第一棵地栽,在一个极寒的冬天冻死了;第二棵盆栽,在一个极热的夏天旱死了;再种,学会了扦插备份,于是院子里总有小木槿清浅曼妙的身影了。

在诗词中,木槿花更是被赋予了丰富的情感内涵。最有感触的是李商隐笔下的木槿——“风露凄凄秋景繁,可怜零落在朝昏”,虽在唐诗中是另类,但我觉得他才是真正懂木槿的。木槿花“朝开夕落”的短暂,是木槿主动选择的,而不是被动的风吹飘摇。李商隐将一日之花的木槿,形容成为爱而下凡等待爱人的仙女,只是她从天上的宫廷,落在人间的宫廷和道观里,她要等待的人,终于还是没有来。李商隐的木槿花,让人生出无限唯美,又无限悲情,甚至还带着点主动的自傲。因为那是一种命运之中,主动的选择,哪怕这选择,通往悲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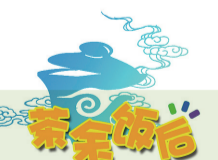
木槿花传统文化中也有着深厚的底蕴。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,木槿花性味甘苦、凉,入脾、肺经,有清热、利湿、凉血的功效。而在最近,我爱上了花茶,居然觅到了一款被称为“女神花”的白木槿花茶,入水,茶汤清亮,花瓣舒展,口感清甜,令人爱不释手。也听说木槿花可以做菜,特别是与蛋同炒,香嫩爽滑。

古诗词中的“绿萼”“篱落”,我固执地认为就是木槿枝条呢。你瞧,乡下哪有什么精贵的树种,这木槿我们习惯叫“荆树条”,扦插容易成活,而且能长旺盛还好修剪,春天新芽萌动,夏日绿叶葱茏,秋季翠枝摇曳挤成一片,多合适呀。老屋东头竹林边围着木槿,似乎从未见它开过花,也许每日的行色匆匆忽视了花开花落吧。但这有什么呢?照样不改人们对它的喜爱。

人们对它的喜爱可能还因为它可以用它的叶来洗头吧。那时洗头经常会选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,在屋檐下排开两条长凳,备好脸盆和水,采来木槿叶,清洗后在水中揉搓,直至搓出绿色汁液,滤掉残渣,这样,天然的洗发水就做好了,用来洗头,那是一个神清气爽,头发也丝丝顺滑呢。

勾起了回家的念头。今年有多久没回老家了?该回去看看了,看看花,看看树,看看年迈的父母……

木槿花下,是我永远的故乡。



古代诗人雅称

三影郎中——宋代词人张先
他写过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“娇柔懒起,帘押卷花影”“柳径无人,堕絮飞无影”,世称张三影。因任过郎中官职,也称三影郎中。

二窗词人——南宋词人吴文英和周密
吴文英号梦窗,周密号草窗。

肥仙——北宋诗人张耒(字文潜)
因为肥胖,故有此称。
宋代诗人杨万里《读张文潜诗》:“晚爱肥仙诗自然,何曾绘更雕。”

梅河豚——宋代词人梅尧臣
他写过一首诗:“春洲生荻芽,春岸飞杨花。河豚于此时,贵不数鱼虾。”被称为梅河豚。

口齿生津面线糊

□黄建平

如果你是个外地人,那么到了泉州,你应该放下行李,甭管多累,先跑去吃上一碗面线糊,因为它

的清甜爽口、香郁甘醇会让你惬意满怀。先给你来个好心情,让你接下来要办的事情顺畅如意,因为情绪是成功的尖兵。

如果你是个“老泉州”,那么一回到家乡,你也应该放下行李,甭管多急着回家,你还是该先在附近的小吃摊上来一碗久违的面线糊。不管你回来时带着什么心情,它会先帮你清除疲倦和劳顿,还会给你的脸上添上舒畅的笑容,并一直将快乐带给你家人的面前。

泉州的面线本地老话叫做“面干”,所以面线糊本地人又叫“面干糊”。经典的面线是手工做的,很细还有点韧性,带点咸味。师傅们在工棚里把做好的面线挂在木架上,一串一串的,然后把架子抬到室外晒太阳,所以阴雨天是不加工面线的,没有太阳晒,面线就会发霉的。

所谓的面线糊,可不是以字会意的那种粉状,一冲开水就能喝的,也不是烧“糊”了的糊,它是一种稠汤状的食品。面线糊最经典的做法比较费功夫,汤底要先放上“巴浪鱼脯”,一种海生的小鱼晒干,等汤开后再放入切成小段的面线,再浇入一些淀粉,搅拌均匀,可以较长时间的在锅里,让它一直开着,面线不

会化掉,还保持原状和原味。

不管你是外地人还是本地老乡,你们可能还没有完全真正懂得欣赏面线糊的真髓。一碗正宗的面线糊,你需要加上其他的美味佐料,比如炸醋肉、煎蛋,或是小肠,或是大肠,当然还可以是鱿鱼,也可以是海蛎,等等。这样加佐料的面线糊才是地道的,会让你回味无穷,欲罢不能。

另外还必须来上一两根油条,这才是完美的。吃的时候,将油条在面线糊里蘸一下,一是使油条稍微软化一点,二是蘸上面线糊的油条味道会更好。泉州的油条与外地的稍微不同,北方油条说实在的很厚实,有时吃到里面还会像是炸不透的面,会塞牙的。而泉州的油条是炸成金黄色的,里面大多是空壳的,很香脆。这两者的不同可能都是主要的功能有异,北方的主要是饱肚子的,泉州一带的是以口感为主的,各有所需,充分优劣。

盛面线糊时,碗底要先放一些炸好的葱油,加上喜欢的各种佐料,然后在面线糊上再抖入几滴当归酒,撒些小葱末,敲点白胡椒粉,放点蒜末更好,这就是正宗古典的



(CFP图)

面线糊的做法和吃法。

有次刀郎到了泉州,朋友们去酒店接他,大堂经理却告知还没入住。朋友等得无聊,就转到酒店拐角的小吃馆,想先吃上一碗面线糊。不料你说怎么来着呢?那人却在店里乐滋滋地一手拿着油条,一边吃着加了许多佐料的面线糊,吃得满头大汗,行李就随便地塞在桌下。

许多有些年纪的泉州人,在外地奔波,时间一久,就会有思乡之情,这种面线糊也常常是他们回忆的话题,因此,面线糊也是泉州人的一种乡愁。

食事



一天离开了,这个世界也依然有人念着你,想着你,爱着你。

爷爷,在您离开的这些日子里,堂哥成了开心的爸爸,表姐成了幸福的新娘,我也晋升为一个可爱宝贝的妈妈。虽然大树的年轮不再增长,但播撒的种子仍将生根发芽,终将郁郁葱葱。

过好自己的人生,珍惜每个平常的日子,认真感受阳光雨露、花鸟虫鱼,心存善良与希望,我想这便是对祖辈最好的报答。

爷爷从那百废待兴的岁月里走来,经历过战争的残酷和饥饿的恐慌,内心却充满阳光和希望。他留下的,是带给别人的回忆,他为乞丐奉上一碗粥,他结婚时和妻子在照相馆拍下青涩的合影,他在退潮后带孩子们捉螃蟹,他帮踢球闹事的孙子赔偿邻居的窗户,他抱着孙女千里迢迢回家,他每年春节提笔挥墨写下春联,他用省吃俭用攒下的钱成立了家族基金……

何为生生不息?我想,是爱与希望的传递,哪怕有一天离开了,这个世界也依然有人念着你,想着你,爱着你。

爷爷,在您离开的这些日子里,堂哥成了开心的爸爸,表姐成了幸福的新娘,我也晋升为一个可爱宝贝的妈妈。虽然大树的年轮不再增长,但播撒的种子仍将生根发芽,终将郁郁葱葱。

过好自己的人生,珍惜每个平常的日子,认真感受阳光雨露、花鸟虫鱼,心存善良与希望,我想这便是对祖辈最好的报答。

拔小笋

□徐长珠

年山边长的大多是这种小笋。而今这片山全改种毛竹,并分到各家各户管理。山路弯弯,平常极少人走,母亲带路,走在前面,我跟在后面,手上拿根树枝挑蜘蛛网。走着走着,看见密密麻麻的小竹林,母亲手一指说到了,就是这里。我们把红色塑料袋各自套在头上,就弓着背钻进竹林,蹲着仔细寻找小笋。哇!终于看到了两根笋壳花的花壳子笋,心里一阵欢喜,记忆一下把我拉进了儿时拔笋的情景中,小伙伴们灵敏的身影晃动,银铃般的笑声还在耳边回荡……

兴奋之余,赶紧掏出手机左拍拍右拍拍,一根、两根……一下又看到六根小笋聚在一起,还有刚从泥土冒出来的。我伸出右手掰,一声脆响,连人带笋倒在地上,母亲听到声响,赶紧问,摔着没有啊?哈哈,一点都不疼。母亲笑着说:“做事要小心,没事就好。”这就是母爱,幸福快乐溢满山涧。

不一会儿,母亲拎着一袋小笋从林中钻出来了,77岁的母亲动作麻利地开始剥笋了,我拔的还没有母亲多,母亲告诉我,剥笋也有技巧,先揉搓笋的顶端,一只手握住笋身,另一只手由

顶端揉搓处,用食指一卷一卷绕动,一支白白嫩嫩的小笋就出来了;另一种剥法,用刀由笋顶端往下把笋壳划开一条线,再把笋壳向左右两边一翻就剥好了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大人哪里有钱给孩子们买玩具,能够填饱肚子就不错了,没有玩具玩,就用笋壳卷起来,放在嘴边当笛子吹。还可以截下老的一段,用竹签一段一段接上,就变成小竹管了。再把它架在有水的上方,让水进入竹管欢快地向外流淌。

其实小笋有很多种,田埂里长的小笋叫笋笋子,深山里长的叫荒笋子,高山岩石缝里长的叫石笋……“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”是农人们“得天独厚”的优越感,也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。采摘小笋的过程便是回忆童年的乐趣,让人难忘。而小笋也是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佳肴,如小笋炒酸菜、小笋炒肉、小笋炒蛋,嫩脆爽口,微甜余香,舌尖上的乡愁也在味蕾中徐徐展开。

回首



诗语

岩石对峙

□吴东升

岩石与岩石对峙
仇恨的姿勢
站成一道天堑
我看见苔藓
悄悄爬上两张铁青的脸
脚下是滔滔的逝水
身后是万紫千红的一个又一个春天

如果有一天
它们知道
其实它们是一母同胞
因为一道断裂
才把它们分成两边
你猜它们会不会握手
如果它们相拥而泣
是不是整座山都会坍塌下来



背影

我的“老兄弟”

□林 珺

印象里的爷爷,总是笑眯眯的,高高帅帅,待人温和,喜欢看《泉州晚报》。对爷爷最早的记忆,在于幼时有一次过年,远行归来的爷爷给大家带了很多文具当礼物,还没上学的我以为自己没有,落寞地跑进房间,没想到爷爷高举着一个漂亮的书包进来,说:“妹妹当然也有。”二十几年过去,我还能记得当时内心的雀跃,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书包。

还记得,爷爷经常骑着自行车载我,街头巷尾的邻居们都叫他“林校长”,而我总叫他“老兄弟”,他不仅从不生气,还经常拿此逗趣。

爷爷在1949年读完了师范,教育是他一辈子的事业。爷爷爱书,但更爱

人,他默默地资助贫困学生上大学,倾尽全力帮助村民筹建学校,甚至在退休后依然蹒跚地走在烈日下募集助学、助学基金。教育并不局限于课堂和学校,更是渗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。

爷爷除了是我爷爷,也曾是太太太宠爱的小儿子,是伯公最信任的弟弟,是奶奶一生的依靠,是父亲心里的大山,是许多学生梦想的点燃者。漫长的岁月中,各种角色的平衡并不容易,但爷爷总是努力地做好自己,哪怕在最后的时光里,癌症已扩散入骨,他也不曾变了脾气。我们在视频回放中看到,无数个夜晚,消瘦的老人表情痛苦,却不愿叫出声,只因不忍影响家人休息。



(CFP图)